

● 王逸飞 著

亡灵 巫师

一个**诡异**的发卡挑开那本
隐藏着阴谋与秘密的亡灵巫师笔记



中国青年出版社

● 王逸飞 著

亡灵

巫师

一个**诡异**的发卡挑开那本
隐藏着阴谋与秘密的亡灵巫师笔记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亡灵巫师/王逸飞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006-9163-1

I. ①亡...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42350号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责任编辑: 吴方泽 陈琳

编辑电话: (010) 64034328

营 销: 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

电 话: (010) 64017809 64066441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2

插 页: 1

字 数: 170千字

版 次: 2010年1月北京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8000册

定 价: 20.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84035821

目 录

001 引 子

早上七点不到，一缕斜阳透过层层枝丫，照在庙门正中的牌匾上，“普安寺”三个早已褪色的金字在斑驳的树影下显得越发古旧。庙门前面的石板路上，扫地和尚正在晨光下漫不经心地挥动着扫帚。昨晚刚下过一场雨，被水浸透的枯枝败叶粘糊糊地贴在地面上，像一层黄褐色的皮肤。

007 第一章 男 生

男生犹豫了几秒钟，慢慢地伸手将墨镜小心翼翼地鼻梁上摘了下来。和他的双眼对视，杨朔立即倒抽了一口冷气。男生的右眼居然是一片混沌——灰黄的眼白像一团凝固的果冻填满了整个眼眶，中间竟没有黑眼仁。在冷光灯管的照射下，那浑浊的眼球泛出几分近乎狰狞的光泽，看上去不太像活人身上的一部分。

014 第二章 噩 梦

忽然，一声霹雳在头顶炸响，她猛地感到一阵眩晕，耳膜几欲破裂。随即，地面上红色长袍围成的圆圈忽然开始运动。席地而坐的人一起站起身，将手里的灯高举过头顶，整齐地迈开脚步。圆圈缓缓地转动，忽明忽暗的火光变成了一条游动的火蛇。她感到周围的寒风愈加猛烈，呼啸声也愈发凄厉可怖。在她的头顶，空中血块般的云层也在缓慢地转动着，慢慢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023 第三章 木偶

李竹披散着头发站在阳台的扶手上，身上披着一件薄薄的睡衣，前面的扣子敞开着，修长的双腿笔直地挺立在阳台的边缘。她的腰身纤细，胸部丰满结实，拖在身后的睡衣在风中上下翻飞，这使她看上去宛如一只迎风展翅的巨大蝴蝶。她白皙的皮肤在天空的映射下泛出一种奇妙的淡金色光芒，似乎要在阳光中融化一般。这原本是一幅让人惊艳的图画，但李竹脸上却洋溢着一种木然的笑容，僵硬的嘴角让人不寒而栗。

033 第四章 演戏

熄灯的时间不该那么长的。从第一幕结束起，已经过去两三分钟了，剧场里到现在还是伸手不见五指，为了烘托剧情而有意制造的黑暗场景远远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按照演出的安排，现在是中场休息，应该把剧场里所有的照明灯都打开，让观众自由活动一番。而事实上，周围连一点亮光都没有。观众席上已经发出了一些杂乱的小声议论，看来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直觉告诉李心宇，一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040 第五章 夜游

不知不觉间，她已经走到了校园的一处边门附近。这里是一个小小的花园，有一座小亭子和一汪比澡堂大不了多少的池塘，白天这里非常的僻静，晚上则是青年男女们约会的天堂。她不想贸然闯进里面去打扰别人，便绕到了校门边的小草坪上。门口的传达室里亮着白色的灯光，借着光线她忽然看见校门口站着两个人。

051 第六章 窥伺

病房里一下子寂静得可怕，秒钟发出的滴答声每一下都响得如同闷雷，敲得人心脏不住地震颤。杨朔的脑子乱成一团。这种时候，她没法像一个正常人那样思考了，疲倦和恐惧如同潮水一般向她涌来，她觉得自己就像狂风中的一片树叶。

059 第七章 往 事

这架电梯的速度有时候实在让人难以忍受，特别当你越是着急，它就越是不温不火。杨朔后悔刚才走了进来，如果走楼梯的话，她早可以把张洪波甩得远远的了。而现在，张洪波略显粗重的呼吸声就在他身后一步远的地方清晰可闻，她甚至还能感觉到一些热气喷在自己的脖子后面。她开始觉得后颈部的皮肤下面像有几千只蚂蚁在不停地爬。

070 第八章 幻 境

眼前是一条小路，黑黢黢的似乎望不到尽头。天色昏暗，不知是白天还是晚上，头顶既没有星光也没有太阳，地上的一切却都能看清楚，空气中的光亮似乎是从地面上的某个地方射向天空然后再反射回来的，青白色，均匀而缺乏生气。路两边都是三四层楼高的灰蒙蒙的房子，残破不堪，有些窗口透出亮光，也是昏昏沉沉仿佛垂死人的眼睛。路上没有一个行人，也没有一辆车，四周静寂无声，看上去就像一幅古旧的画。

078 第九章 跳 舞

她看到了一片随风摇曳的莽草一样的人群，每个人的脑袋都向着同一个方向慢悠悠地晃动着，颤抖着发出梦呓般的声音。舞台上那个黄头发的小个子双膝跪地，发疯一般地抽搐着。

她只觉浑身的血液在倒流，这是怎么了？难道又是一个噩梦？

086 第十章 相 片

杨朔颤颤巍巍地看着李心宇手里的相片，相片上十岁出头的那个女孩子仿佛正看着他，甜甜地微笑着。旁边的小男孩睁大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地看着前方。不知不觉间，男孩子的脸上仿佛浮现出了张洪波那副大大的墨镜，和照片上的形象重叠起来，透出隐隐的血色。

093 第十一章 约会

垂死的女人瞪大着眼睛，似乎仰望着从空中坠下来的方向，眼神中仿佛还存着一丝留恋。忽然，她慢慢地转过了头，两道毫无生气的目光生生地射到了杨朔的脸上。她的脸上横一道竖一道地布满了伤痕，细细的，暗红色，往外渗着血丝。她的嘴角微微一翘，对着玻璃另一边的杨朔露出一个微笑。那一抹垂死的笑容就此定格在了她的脸上，看上去无比安详。

101 第十二章 日记

看到这里，杨朔的心忽然抽紧了，脑海中浮现出一些零散的记忆碎片来。张洪波，他的父亲母亲，梦中的那条小路，那幢三层楼，在眼前定格 203 号房间……

她觉得自己好像看见了什么，却又满眼迷蒙。

116 第十三章 引诱

她的心脏疯狂地跳动起来，刚才被吹干的冷汗又从浑身所有的毛孔中疯狂地向外奔涌。她猛地转过身扑到桌前按下了台灯的开关。一片乳黄色的光芒在黑暗中弥漫开来。她又冲向门口，拉下了天花板上的日光灯开关，门厅的壁灯，卫生间里的顶灯，几秒钟之内，宿舍里一切能产生光亮的装置全都被她打开了，所有的东西都纤毫毕露。她站在房间正中，只有她一个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活动的东西。闹钟的嘀嗒声是空气中唯一的声响。

123 第十四章 圈套

徐晓琪站在那个黑衣男人的前面，身上穿着一件全白的睡袍，从脖子一直盖到脚面上，两眼看着她，脸上却一片漠然，根本不像是在看着一个认识的人。她的头顶上，一枚银色的发卡闪烁着清亮的光泽。

130 第十五章 地 窖

杨朔抬起头，偷偷地看着徐晓琪。她有些战战兢兢，甚至不太敢确定眼前这个年轻的女人究竟是不是徐晓琪，或者说，是不是她所认识的那个。徐晓琪身上穿着白色的长跑，辫子解散了披在脑后。杨朔看着她的时候，她也看着杨朔。她的神色很平静，眼睛一眨不眨。

138 第十六章 录 像

录像还在继续。坐在地上的杨朔开始一页一页地翻动那黑色的本子，嘴巴在翕动，看上去像是在默念写在上面的内容。但由于摄像头并没有录音功能，听不见她究竟在说什么。她的上身一直保持着僵直的状态，头部略微地有节奏地前后晃动，很像是庙里的和尚念经时的样子。十分钟过去了，接着是另一个十分钟，杨朔始终坐在原地，没有丝毫变化，本子已经翻过了五六十页，仍在继续。

149 第十七章 实 验

灯光照得她睁不开眼睛，嗓子里像是有一把刀在来回地割着。她张开嘴想说话，呼出的气流却刺得喉咙里一阵剧痛。她忍不住剧烈地咳嗽，一股血腥的味道从气管里直涌出来，呛得她直流眼泪。

159 第十八章 底 牌

李心宇紧紧地盯着他，周皓的脸由于激动而变得有些扭曲，呼吸也急促起来。双方对峙了足足五分钟，他的眼神忽然黯淡了下去，低下头，细长的十指深深地插入头发中间，一动不动地坐着。

180 尾 声

她凝视着，良久，从随身的小包里拿出了两朵小小的白花，分别放在了两个人墓前。随后，她站起来，终于迈开步子向着李心宇离开的方向走去。正午的阳光照在她的后脑勺上，一枚银质的发卡正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引子

早上七点不到，一缕斜阳透过层层枝丫，照在庙门正中的牌匾上，“普安寺”三个早已褪色的金字在斑驳的树影下显得越发古旧。庙门前面的石板路上，扫地的和尚正在晨光下漫不经心地挥动着扫帚。昨晚刚下过一场雨，被水浸透的枯枝败叶黏糊糊地贴在地面上，像一层黄褐色的皮肤。

这里是这座小城市唯一的寺院，坐落在城东郊区的一处小山坡上，门前的青石板路蜿蜒曲折，直通到山脚。寺庙建于清朝末年，虽然规模不大，但百多年来香火不断，每逢初一、十五更是人头攒动。不过今天既不是初一，也不是十五，更不是什么黄道吉日，照例是比较清闲的。扫地的和尚一边清理着路上的枯叶，一边有意无意地望着石板路的尽头。不知道这么一个清冷的秋天早晨，第一个来寺里上香的会是什么人？

一阵和风吹过，激起枝头瑟瑟的涛声，沿着石板路向远处一波波地传开去，路的尽头忽然闪现出一高一矮两个人影来。

扫地的和尚吃了一惊，这种日子里一般到九点以后才会有人造访，今天七点居然就有人上山来了，实在有些不同寻常。两个人影一高一矮，渐渐地走近，面容和身上的各种细节慢慢地浮现出来。

这是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小女孩。男人身材高大，浑身包裹在黑色的风衣里，只露出一张脸。他看上去不到四十岁，面容憔悴，头发蓬乱，像是几天几夜都没有睡觉。小女孩约摸只有十岁的样子，眉清目秀，一双眼睛却大而无神，像是一直望着半空中某个不存在的东西。

扫地的和尚看着两人走到面前，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两位一大早，可是来进香？”

“啊，没错。下午我们就要离开这个城市，所以只能冒昧赶早了。师父，不知道是否方便？”黑衣男人微微一欠身说。

“呵呵，只要是诚心向佛，什么时候都可以来。”扫地和尚说着转身推开庙门。

“那就打扰了。”黑衣男人又一欠身，拉着小女孩的手走进了院子里，扫地的和尚不紧不慢地跟随其后。

还没有到早晨诵经的时间，也没有香客来访，晨光下的寺院里一片安静，湿漉漉的青砖地板在太阳的照射下泛出一片金灿灿的光彩。

两人走进了大雄宝殿，黑衣男人在中间的蒲团前站定，抬头望着大殿中央的佛祖像，呆呆地出了一会儿神。

扫地的和尚从旁边的香案上取了一炷香，在佛祖脚下的莲花灯上点燃，递到黑衣男人面前。男人一下子回过神来，连忙伸手接过，却仍旧只是拿着香发呆。过了足足五六分钟，他手里的香上半截已经成了灰烬，一段一段地掉下来，落在蒲团上。男人身后的小女孩也如他一般默默地站着，双眼依然怔怔地望着半空，房梁上的长明灯映在她的眼睛里，如同黑夜里的星星。

“施主，这可是头一次上寺里进香？”扫地的和尚问道。

“不瞒您说，确实是第一次，都不知道这香该怎么上。”黑衣男人苦笑了一下。

“进香贵在心诚，不必拘于礼数。心中发愿，把手中的香插进香炉便可。”

“发愿？”

“来进香的人，或祈福祉，或求钱财，或避灾祸，或问前程，总是有个念想。施主想必也不会没有。”

“是吗，祈福避祸，求财问路……呵呵。”黑衣男人摇了摇头，“我来这里可不是为了这些。”

“哦？那施主来进香，所为何事呢？”

“赎罪。”

“何罪之有？”

“罪孽深重。”

“放下屠刀，可以立地成佛。”

“立地成佛……”

男人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随即闭上双眼默默地伫立了几秒钟，把手里的香插在了香炉里。然后他转过身，蹲下来把小女孩拉到面前，伸出双手托住了她的脸颊，怔怔地望着。小女孩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任由他的手指轻抚着发丝。她的头顶上插着一枚银色的发卡，闪烁着清冷的光。半晌，男人站起来对扫地的和尚说：“师父，我想请教您一件事。”

“请讲。”

“我想求教如何才能缓解心中的痛苦。”

扫地的和尚沉吟了一下道：“人有八大苦楚，生、老、病、死、相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阴过盛，不知施主的痛苦是哪一种？”

男人低头沉思了好一会儿，抬起头说：“求不得。”

“阿弥陀佛。求之不得，因有欲念，有欲念则生爱恨，有爱恨，方有生老病死。这求不得，确是所有苦楚的源头所在。”

“师父明鉴。那我该如何应对呢？”

“求不得，可以舍得。”

“可我难以割舍。”

扫地的和尚微微一笑，抬头看了看佛祖的金身，沉吟了片刻道：“施主可有兴趣听我讲一个故事？”

“洗耳恭听。”

“《百喻经》中有这么一个故事，话说很久以前有一位妇人，育有一子，想再要更多的儿子，苦于不得其法。于是她向其他妇人求教。有一位老妇对她说：‘你若能行祭天之礼，必能再得子。’那妇人问：‘以何物祭天呢？’老妇人答道：‘杀了你的儿子，以其血祭天，定能再多生几个儿子。’那妇人听信其言，欲杀自己的儿子。不知道施主觉得，这妇人的做法如何？”

“非常愚蠢。”

“为什么呢？”

“为了还没有出生的儿子，杀死身边活着的儿子，这岂不是把自己所有的本钱投进一场不知输赢的赌局中去吗？若是这祭祀灵验尚且好说，若是不灵，那她便一无所有了。”

“施主这样想，无怪乎深受其苦了。”

“哦？那师父是怎么想的呢？”

“这妇人之所以要杀子，是因为想要更多的儿子而无法遂愿，这便是求不得。求不得是苦，而为消除这求不得之苦，她却要杀死自己仅有的儿子，经历丧子之痛。如此，旧苦未消而新苦又至，正是苦上加苦。即便以后儿孙满堂，这丧子之痛，却也难以轻易消解。此其一。”

“师父说得在理。”

“其二，这妇人的儿子也是一条性命。世上众生皆平等，飞禽走兽尚且有生存的权利，何况是人？妇人为了求子而杀子，害人害己，真是罪孽深重啊。”

黑衣男人听到这里，扬了扬眉毛。扫地的和尚把手里的扫帚搁到一边，走到香炉前面看着里面即将燃尽的那炷香，缓缓地说：

“看得出施主是个明白人，我说这些，其实无非是想告诉施主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有得则必有失。道理虽简单，但这世上的万事却尽皆如此。求不得之苦，并非因为不得，而是苦在一个‘求’字。但凡有求，则必先失而后能得。当你苦苦追求之时，却在不知不觉间先失去了很多。寻功名者失少年之乐，求利禄者失豁达之心，追逐情爱者则饱受相思之苦。苦苦求之不得，而变本加厉者，不仅让自己苦不堪言，甚而至于殃及他人，祸害众生，让无辜者饱受痛苦。到头来即便能得到，也是得不偿失，悔之晚矣。所以，要解求不得之苦，唯有不求。既不求，则无所谓得失，不得之苦也就无从起因了。”

“师父这一番话真让我茅塞顿开。”黑衣男人脸上露出欣慰之情，双手合十道，“看来我此前孜孜不倦地追求的，只不过是水月镜花罢了。可惜我没有早遇见师父，空造下了许多罪孽。”

“阿弥陀佛，施主现在明白也不为晚。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黑衣男人对着扫地的和尚深深地鞠了一躬，牵起小女孩的手道：“师父，如今我的心结已解，时候也不早，该告辞了。”

“施主且慢。”

“哦？师父还有赐教？”

“施主可否施舍给贫僧一点香火？”

黑衣男人一愣，随即笑道：“师父说的极是，您看我这记性。既受教诲，怎能说走就走。”

说着便把手伸进怀里掏出了钱包。

扫地的和尚摇摇手道：“施主是今天第一位香客，你我既能相逢，便是缘分。这香火钱我可以不收，但想问施主要一件东西。”

“请说。”

扫地的和尚指了指小女孩道：“这枚发卡，不知可否割爱？”

黑衣男人微微一惊，看了看身边的小女孩，又看了看扫地的和尚，面露不解之色。过了几秒钟，忽然恍然大悟一般释然道：“我明白了，若连这枚小小的发卡都不能舍得，今天我这炷香岂不是白烧了。这发卡就请师父拿去吧。”

说着他蹲下身子，伸手去摘女孩子头上的发卡。不料小女孩却惊叫了一声，猛地挣脱了他的手。

黑衣男人脸上露出惊愕的表情，上前一步搂住了小女孩的肩说：“乖孩子，听话，把发卡给我。”

小女孩摇了摇头。

“乖，听话，把它给我。”

男人再次伸手去摘发卡。小女孩却“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罢了，罢了。”扫地的和尚轻轻一叹道，“既然小施主不愿意，您再强求，岂不又是应了这求不得的苦。”

说罢他上前一步弯下腰，伸手轻轻按在小女孩头上的发卡处，闭了眼在口中默念着什么。小女孩停止了哭泣，睁大眼睛看着扫地和尚的脸。

半晌，和尚睁开眼，向着黑衣男人道：

“施主，你我既能相逢，便是缘分。我观这位小施主的面相，今后似是个多灾多难之人。我虽天资愚钝，远未修成正果，但借我佛慈悲之力，希望今后能让这发卡保佑她此生平安。”

“今日蒙师父教诲，又受此恩惠，实在让我惶恐万分。”

“阿弥陀佛，我未曾教诲施主，是自身的慧根让施主觉悟罢了。只可惜这世上如一般遭受苦楚的人何止千万，稍加点拨便能觉悟之人又能有几个。施主今日造下的罪孽，而后方能有所觉悟，可难保今后不会有人重蹈施主覆辙，造下更大的罪孽，也未可知啊。”

“师父的意思是……”

扫地的和尚缓缓地摇了摇头：“不可说，不可说，一说便是错。施主，你这就请回吧。”

黑衣男人有些困惑地看着扫地的和尚，半晌微微叹了口气道：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告辞了。”

说罢他再度深深地鞠了一躬，牵起小女孩的手，慢慢地向门外走去。

扫地的和尚望着两人远去的背影，脸上忽然浮现出凝重的神情，幽幽地叹道：

“树欲静而风不止，劫数，劫数啊。”

说罢，他转身拿起搁在门上的扫帚，在院子里慢吞吞地扫了起来。大殿的香炉里，黑衣男人上的那炷香早已燃尽，一缕青烟兀自在廊柱间袅袅地徘徊着。

第一章 男生

看着眼前这个比自己矮半头的小个子男生，杨朔感觉浑身不自在。

办公室里的灯光本来就有些幽暗，窗户虽然很大，但朝着北，窗外又是入秋以来的第一场长脚雨，滴滴答答地下了整整两天还没有丝毫罢休的迹象，凉风夹着阴冷水气从没有关严的窗户缝里钻进来，刺得人直咳嗽。不过才九月中天的，竟是深秋般肃杀起来。杨朔拧亮了桌上的节能台灯，青白色的光芒在房间里弥漫开，把面前那个瘦小得有些佝偻的身形从昏暗中勾勒出来。

“你叫什么？”杨朔问。她觉得自己的声音也阴沉沉的，和这房间里的气氛非常相称。

“张洪波。”一个又柔又细、如同女孩子的声音有些怯生生地回答道。

杨朔忍不住打了个冷战，这细如蚊嘤的声调怎么也不像是从一个二十多岁的男生喉咙里发出来的。男生抬起头，头发蓬乱，尖细的下巴上攀附着好多没有刮干净的胡须，密密麻麻如同山石上长出的青苔。非常奇怪的是，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深棕色的墨镜，把他的双眼遮盖成了两个黑洞洞的圆窝。

这种天气是绝不需要戴墨镜的，而且又是在光线昏暗的室内。杨朔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男生的脸，不知怎么的，那副墨镜让她忍不住觉得有些发悚。

“把你的眼镜摘下来吧，这里那么暗，戴着它做什么。”杨朔说。

男生犹豫了几秒钟，慢慢地伸手将墨镜小心翼翼地鼻梁上摘了

来。和他的双眼对视，杨朔立即倒抽了一口冷气。男生的右眼居然是一片混沌——灰黄的眼白像一团凝固的果冻填满了整个眼眶，中间竟没有黑眼仁。在冷光灯管的照射下，那浑浊的眼球泛出几分近乎狰狞的光泽，看上去不太像活人身上的一部分。

“你……”杨朔张着嘴，一时说不出话来。那只右眼虽然没有眼仁，却好像死死地盯着她的脸，让她浑身不由自主地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她想把目光从男生脸上挪开，自己的眼珠子却不怎么听使唤起来。

“对不起，杨老师。我的右眼有病，所以一直用墨镜遮着。”男生依旧细声细气地说，随后不慌不忙地把墨镜重新戴上。他的双眼又藏进了两片黑暗的圆窝里，模模糊糊的似乎恢复了对称的模样。

杨朔松了一口气，抓起桌上的一支钢笔，无意识地在手里揉搓着。她原本想问问这男生的一些具体情况，虽然那些信息已经从教务员那边的档案里看过了，但她仍觉得和学生当面交流一下会更好。然而经历了刚才骇人的一幕，她一下子觉得舌头有些打结，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她只是有些惶恐地盯着他看，这个小个子男生身上散发着一股阴恻恻的气息，让她很不舒服，却又说不上来究竟哪里不对劲。男生半低着头，一动不动地站着，像一座黑沉沉的雕像，但从那两块棕色的墨镜片后面，杨朔感觉到他的目光，冷冷的，几乎没有任何情绪的目光，一道有形，一道无形。

“你……下午再过来吧，我给你安排实验室。”杨朔半晌才说了一句。

“哦，下午什么时候呢？”

“两点吧，对，就两点。”

“那……杨老师再见。”男生说着转过身，慢慢地消失在门口。

杨朔绷紧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男生一出门，屋子里似乎就暖和了不少。她起身倒了一杯热水，捧在手里焐着。她感觉到自己的十指冰凉，在杯子的温暖之下才稍稍灵活了一些。

“这鬼天气！”她埋怨了一句，窗外嗖地钻进一道阴湿的冷风，她忍不住又打了个寒战。她有些憎恨起那个道貌岸然的系主任来。张洪波本来也没有指名道姓地说要做她的学生，却让系主任一脚踢给了自己。一个星期前系主任在走廊里跟自己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还笑容满面：“小杨啊，我这里有个研究生，各方面都不错，只是过来晚了，系里的教授和副

教授们今年招不了那么多人。我看你挺有能力的，不如让你来带吧。刚工作没几年就带研究生，对你的能力可是一大考验啊。”

杨朔当时还觉得受宠若惊，以为是他器重自己，没想到“各方面都不错”的居然是这么一个人。只不过，那个学生也的确很可怜。杨朔曾经向教务打听他的身世，家境贫寒，早年丧母，父亲有病，家里还有个妹妹。过来面试那天的结果并不太好，本来是要退掉的，名单出来之后他跑到教务员办公室里哭了整整一个下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教务是个大婶，心肠软，实在看不下去了，跑去做系主任的工作，好说歹说这才把他留下了。

“可怜归可怜，系主任做好人别让我来背这个包袱呀。”杨朔像是在自言自语。窗外的雨越发大了，白茫茫雾腾腾的一片，那雨帘中依稀还升腾着几许袅袅的白烟。

杨朔坐回桌子边上，从抽屉里拿出那个学生的档案，又一遍仔细端详起来。

张洪波，男，1978年生，汉族，籍贯湖南，共青团员。2003年毕业于湖南某大学，获计算机工学学士学位，往后就是从小学到高中的学籍信息。乍一看，这份档案除了在亲属那一栏中填写了“母，亡故”这段看上去比较刺眼的文字之外，杨朔把那份档案从头到尾扫了一遍，没发现什么特别的经历。倒是第一页的那张相片引起了她的注意，男生在照报名照的时候依旧戴着那副深棕色的墨镜，那似乎已经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照片上的那张脸因而也看不出任何表情，两块镜片犹如两个巨大的窟窿，黑黝黝地对准照片外的人。杨朔凝视良久，只觉浑身又一阵发凉，赶紧将这两张纸放回了抽屉里。

这样一个阴森古怪的人，居然要做自己的学生三年。想到未来的三年里自己必须时时刻刻面对这样一张面孔，杨朔感到头皮都有些发炸了。她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地踱着步，几圈以后终于在窗前站定。雨仍是在下，整个世界都像坠入了一个没有洗干净的奶瓶，灰蒙蒙、黏糊糊的。

夜很静，窗外的雨声依旧淅淅沥沥，反倒给人一种寥落的感觉。